



## 平凡的扶輪社員發現 他們處於不平凡的情況。 由他們親口說出，告訴我們 那是什麼感覺…

繪圖：RICHARD MIA

**KIM LISAGOR**  
Central Coast Passport 扶輪社，  
5240 地區，Calif

### 加入扶輪四次

我第一次加入扶輪是一見鍾情。那個有名的齒輪——我第一次星期二早上開例會時，那個在全世界各地服務計畫都看得到的標誌就掛在我的飯店會議室的牆上。它立即激發對於一個我還不是很熟悉的組織的效忠。

扶輪社社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士。她開會時一半說笑話，一半討論社務。委員會委員們規劃在一個當地酒莊開一次例會。我知道這是我想要的服務社團。

在接下來那些歲月，San Luis Obispo Daybreak 扶輪社和我一起進行很多令人興奮的活動。帶一張牙科椅子到瓜地馬拉、在一座當地公園建立一個練習的結構，這是透過配合獎助金申請來運作。那是美好的時光。

我先生史考特不久之後加入，而且當我們的兒子出生後，扶輪社歡迎他當非正式社員。在他頭五年，我們家積極參與扶輪。

後來，我兒子入幼稚園。幼稚園的時間表和早上例會衝突，我們之中有一個必須離開扶輪社。我自願退社。這件事很傷感，像朋友分手那樣，必然如此。但是扶輪和我都承諾保持聯繫。



我幾乎百分之百不是第一個因生活緣故無法參與服務的扶輪社員。甚至國際扶輪前社長 Ron Burton 也曾經退出扶輪組織。「我有小孩子、全職工作、你只能選擇你認為重要的事做，」他在 2014 年一次專訪中告訴英文扶輪月刊如何吸引並使社員參與。

扶輪社員人數在世界某些地方有成長，但在其他地方下降，使得總數經常在 120 萬上下。不少扶輪社員對這個趨勢感到納悶。

我的見解是：今天的扶輪社員不同於歷代前輩。我們還是同樣熱衷於服務我們的社區，但我們大多數是雙薪家庭，而且拜通訊科技「進步」之賜，更可能必須 24 小時與辦公室保持聯繫——比較不可能騰出時間參加每週例會。

2014 年，國際扶輪理事會投票表決給在地扶輪領導人更大的彈性去管理扶輪社。從那時開始，扶輪社員們就在實驗新的模式，目的在包容現代社員的需求而不放棄扶輪的核心價值。

在我努力保持與扶輪的聯繫之下，我已蒐集了幾個新模式的例子。

我第二次加入時，我成為一個網路扶輪社的社員。我一週一次登錄該社的網頁、簽到、閱讀或觀看節目、然後貼出一篇個人意見。社員們分享服務機會並張貼他們的活動照片。我成為一個扶輪社員國際團體的一份子，這些成員們利用這個平台來建立一個緊密且融洽的數位關係，我喜歡傳統扶輪聯誼被賦予的新貌。

可嘆的是，我幾乎每天上班都必須盯著電腦銀幕看。過了一陣子，我實在無法提起勁在下班後登錄扶輪社網站。

我第三次加入扶輪更像被背進去的，而非加入。在我原先的扶輪社登記為扶輪配偶，我先生仍然是該社社員。那個資格讓我們能共同分擔出席義務：我先生是正式社員，但是我可以代替他出席。這是一次多麼快樂的團圓！

可惜，團圓是短暫的。由於工作及學校時間表的改變，我們不可能出席早上例會。我先生和我都必須離開我們深愛的扶輪社。明擺的事實是我們的生活根本不再和扶輪相容，所以

我們必須退社。

當我第四度受邀加入扶輪時，我原本沒打算加入。

有一個朋友邀請我們參加一次規劃成立一個他稱之為全新類型扶輪社的會議，我禮貌地拒絕了。這個「護照」扶輪社，他解釋，是專為像我們這樣因生活而被迫放棄社員資格的扶輪社員而設計。這個扶輪社的例會次數比傳統扶輪社少，會費較低，而且服務時數的要求非常低，我們可以以我們選擇的任何方式達成。當我們可以回到傳統的扶輪社時，也歡迎我們那麼做。

我受到誘惑，但是我沒動心。我先生去參加會議並立即簽名加入這個扶輪社。我留在家裡沒去。

但這就關係到扶輪的核心。如果你是那種被扶輪作為服務社團的特質所吸引的人——它的全球任務、它聯繫及激勵的能力、以及它遵守四大考驗的原則——那麼你就是一個終生的扶輪社員。

我不能辭去你，扶輪。這就是為什麼最終我加入我先生的行列，成為中岸護照扶輪社的創社社員。

二個月之內，我們的扶輪社的 21 個社員登錄了將近 1,000 小時去擔任我們社區的義工。我們在當地海灘撿垃圾、為食物倉庫募款、以及在我們市的顧問的組織、非營利的理事會、及 PTA 任職。我們利用我們結合起來的能力來服務，這種方式將我們和其他扶輪社員連繫在一起，且能配合我們的時間表。有一天我將回到傳統的扶輪社，但現在，能再度成為扶輪社員，我就很快樂了。

我感覺現在比過去那麼多年更緊密與扶輪連繫在一起。而且我確信這次我們將保持連繫，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請到 [myrotary.org/club-flexibility](http://myrotary.org/club-flexibility)  
進一步了解貴社如何利用新選項以回應社員的需求。

# 外科手術妙手回春

Thomas Vecchione

聖地牙哥扶輪社

我們的巴士才要抵達醫院，就看見一群戴著披巾的婦女牽著睜大眼睛的孩子，沿著塵土飛揚的石子路一路排到醫院大門口。那時天還沒亮，但排隊等候的肯定不下 200 人。

那是 2005 年某個冷冽的 11 月天，我和同事組成的「美慈外展外科手術團隊」(Mercy Outreach Surgical Team, MOST)，來到墨西哥市東南方約 150 英哩處的特瓦坎 (Tehuacán) 市。我是整形外科醫師，從 1970 年代後期就開始投入這類海外義診的活動。事實上，我和擔任醫院恢復室護理師的妻子 Sylvia，就是在一起參加前往薩爾瓦多的醫療團時結識的。

MOST 計畫最早可以追溯至 1988 年 2 月，當時有 58 名兒童從墨西哥的農村來到聖地牙哥的斯科利普斯慈愛醫院 (Scripps Mercy Hospital)。13 個月過去，我們的團隊首度踏上墨西哥，跋涉了超過 2,000 英哩才抵達瓦哈卡 (Oaxaca) 市。此後，MOST 持續前往墨西哥義診，每年兩趟、每趟一週。迄今，我們造訪過當地 26 個城鎮，診治了逾 1 萬 3,000 名病患。

最初幾次過去，我們發現當地醫療設施相當簡陋。所謂的醫院基本上更像是門診部門，只是房間比較大。裡頭幾乎沒什麼設備，當然也沒有 X 光機，在這種荒郊野外更沒有術後醫療這回事。當地的整形外科醫師很優秀，我們也都很用心與他們分享我們的醫學知識與技術，無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也因此，在第一次來到瓦哈卡時，我們告訴自己只要處理最簡單的病例就好：燒傷、疤痕修整，就是我們靠當地的麻醉資源就能搞定的小手術，省得擔心還有漫長的術後追蹤。安全是我們當時最直覺的考量。當有個小生命交到我手裡時，我一點都不想冒險。

我們最怕遇到出血，我還真的有兩、三次被嚇出汗來。有回我幫一名孩子的上顎開刀時，他突然開始大出血，我卻只能用手指按壓

出血點來止血。但我們的照護和謹慎都是值得的：近 30 年來，我們保住了每一條小生命。

與病患共同創造的回憶終身難忘。我記得在莫雷利亞 (Morelia) 有一名小男孩，他很害怕，堅持我們在麻醉前一定要為他祈禱——當他在恢復室開始甦醒時，眼睛都還沒睜開，卻用西班牙語喃喃說著：「寬恕我的罪啊」。結果惹哭了一名護理師。

我還記得一名十幾歲的少年在接受雙側唇顎裂修補手術後，照著鏡子開心地說：「我終於能跟女生玩親親了。」

2010 年在帕丘卡 (Pachuca) 市，我們遇上一名美麗、黑眼珠的女孩，她從一側的額頭到臉頰長了一片帶毛的黑痣，一種被濃密毛髮覆蓋的色素胎記。為她除痣和移植皮膚的難度很高，前後花了好幾年、動了四、五次手術才完成。如今已是婷婷少女的她，依舊常回來打聲招呼。

還有，在薩莫拉 (Zamora) 市有名男孩，嚴重的燒燙傷疤讓他的下巴緊貼在胸口上。我們同樣去了好幾趟才解決他的問題。現在男孩變成少年，也一直回來幫忙，安慰那些初來看診而擔心受怕的小病患。

回到特瓦坎那個冷冽的 11 月天，一名叫璜恩 (Juan) 的男孩，他穿著破舊的白襯衫和磨薄了的牛仔褲，緊握著媽媽的手直挺挺地站著。他像極了一名準備好上戰場的娃娃兵。他用一塊修剪整齊的絕緣膠帶貼蓋住上唇。

在我幫他檢查時，他的母親告訴我，璜恩已經有三、四個月時間都用膠帶來蓋住自己的開放性兔唇。他也以為貼膠帶可以治好嘴唇，讓裂口癒合。我告訴璜恩，我們只要動個手術，35 分鐘就能治好他的嘴唇。隔天早上，我們就動刀了。

我們最初幾次義診時，我注意到總是會有一些當地民眾來幫忙。我看見其中一名男子穿



著一件扶輪的襯衫，於是我回到聖地牙哥後便加入扶輪。因為要是沒有墨西哥的扶輪社，我們不可能有現在的成果。人在他鄉也能遇到那樣的朋友，總是無比窩心。當遇到麻煩，他們一定有人脈能找到可以伸出援手的人。

現在，我們的醫療團員近 50 人：幾位外科醫師、最頂尖的小兒麻醉醫師，還有一流的護理師負責處理義診的大小事，從術前準備到手術室作業和術後照護及恢復。如今，我們能處理最複雜的病例，就算有任何疑慮，我們也能試著找到一個可以安全進行手術的地方。我們第一次到瓦哈卡時只治療了 40 位病患；許多被我們請回的病患要是能送來美國，我們就可以當下處理。2015 年，我們的醫療團前

往莫雷利亞和聖克里斯托瓦爾 - 德拉斯卡薩斯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市，分別進行為期一週的義診，總共診治了超過 860 名兒童。

我們打算何時歇手？每次我們出現，就會有 400、500 名孩子在外面候診；顯然是有這樣的需求。只要哪裡有需求，我們就會去。這是我這輩子所做最有意義的事。

口述由 Geoff Johnson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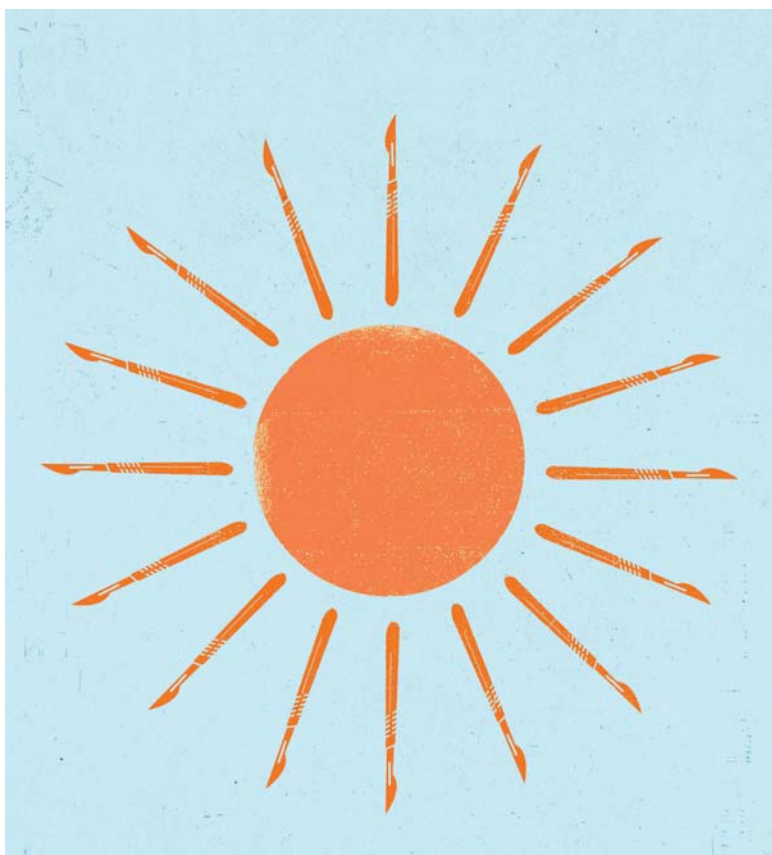
照顧母親及兒童健康，正是扶輪六大焦點領域之一。快到 [rotary.org/our-causes](http://rotary.org/our-causes) 進一步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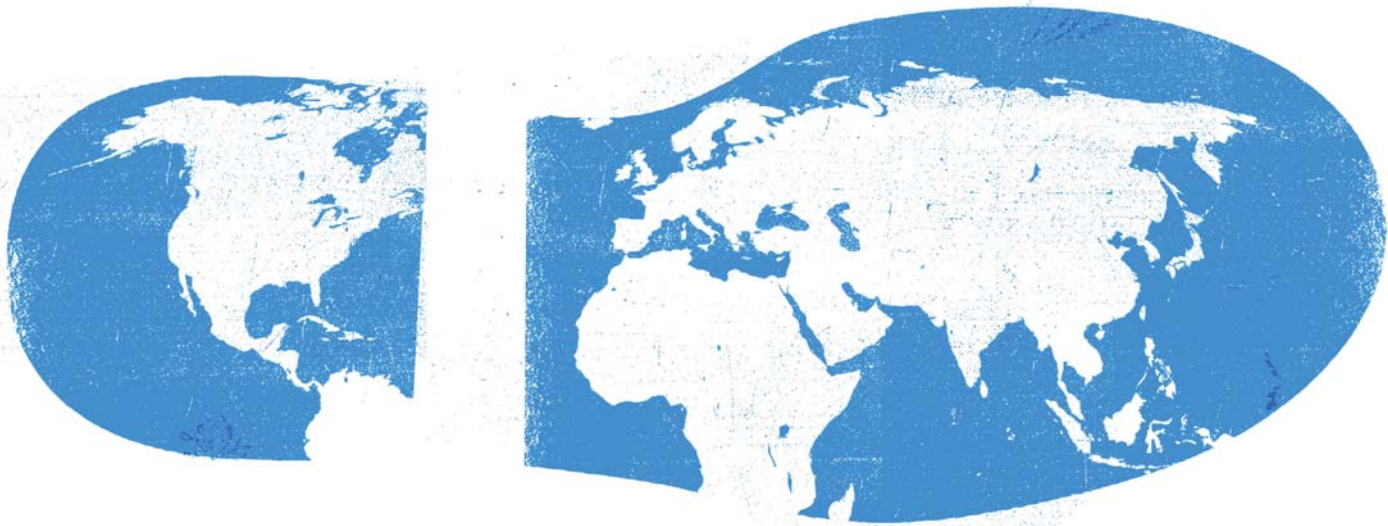
## 為和平而走的 2 萬 7,000 英哩路 Danny Garcia， 7210 地區網路扶輪社

我最早是在 1996 年開始健走。我離婚過一次。那時我的心好痛，痛到我覺得人生毫無意義。我想到了我還可以為和平而走，而現在回想，我當時也是在尋找某種內心的平靜吧。

我從舊金山出發走向聖地牙哥。第一天，我在傾盆大雨中走了 30 英哩。我全身濕透了，而且口袋裡只剩 48 美元。沒帶信用卡，什麼都沒有。我來到半月灣 (Half Moon Bay) 一間旅館，旅館經理很好奇我在幹嘛。我告訴他：「呃，我需要一間房，但我身上沒錢了。」但他說：「嘿，沒關係。要住多久隨便你。」那樣的善行，就此開啟了我 20 年的健走人生。

之後，一位友人打電話給海軍陸戰隊，因為我曾是陸戰隊





員，然後他們告訴我：「哪兒也別去，我們來了。」結果來了三輛悍馬車擔任我的護送車隊。

我用了三個月的時間走遍美國。這件事引起媒體的關注，也讓我獲得許多支持。如今我的足跡已經踏遍六大洲。我所遇到的人給我的愛和支持，是讓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我和扶輪結緣就從這裡開始，因為其實我們都在做相同的工作，致力於扶助需要幫助的人，並鼓勵行善布施和文化交流。扶輪社員是很特殊的一群。他們就像個大家庭，而且絕不會光說不練。這就是我愛上他們的原因。

而我也需要支持，因為出門在外可能危機四伏。我曾經被車輛擦撞。聯結車呼嘯而過的氣流，是真的可以把人震到路旁的。土石流、沙塵暴、閃電和響尾蛇，這些我也都遇過。我記得有回走在佛羅里達州的鄉下時，抬頭一看居然是一道龍捲風直撲我而來，東西全都被捲到空中，我只能拔腿逃命。還有一次，我看見一群野狗朝我而來，我來不及爬上我的護送車，事實上連躲都沒辦法躲，於是我拿起我的手杖嚇退牠們。

這20年來，我也遇過各種天氣。有一次，我走在積雪深達膝蓋的雪地，我揹著背包，臉朝下滑了一跤，背包壓得我起不了身。

我告訴你，我好想放棄。但是我沒有，因為我腦子裡有個聲音告訴我：「爬起來繼續走。」接著，我看到遠方駛來一輛法國紅十字會的車子，是來護送我的。像這樣子的時刻，我就知道這是我的使命。

我今年72歲，我也想過我還能走的日子不多了。我住在佛羅里達州時，曾試著少走一點，然後退下來，好好享受陽光。但當我們心自問現在到底該怎樣度過我的餘生，我很清楚答案是什麼：我必須繼續走。我現在住在耶路撒冷，我不清楚到底要走去哪裡。但我想我會走一步、算一步，因為我知道這世上還有這個地方渴望和平卻不可得。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如何。事實上，我有個點子。我還沒跟別人說過，其實我很想去一趟梵蒂岡，想邀請教宗和我一起走。走一小段就好，我們甚至可以一起邊聊天邊禱告。聽起來很瘋狂嗎？或許吧。可是我目睹過這世上很多奇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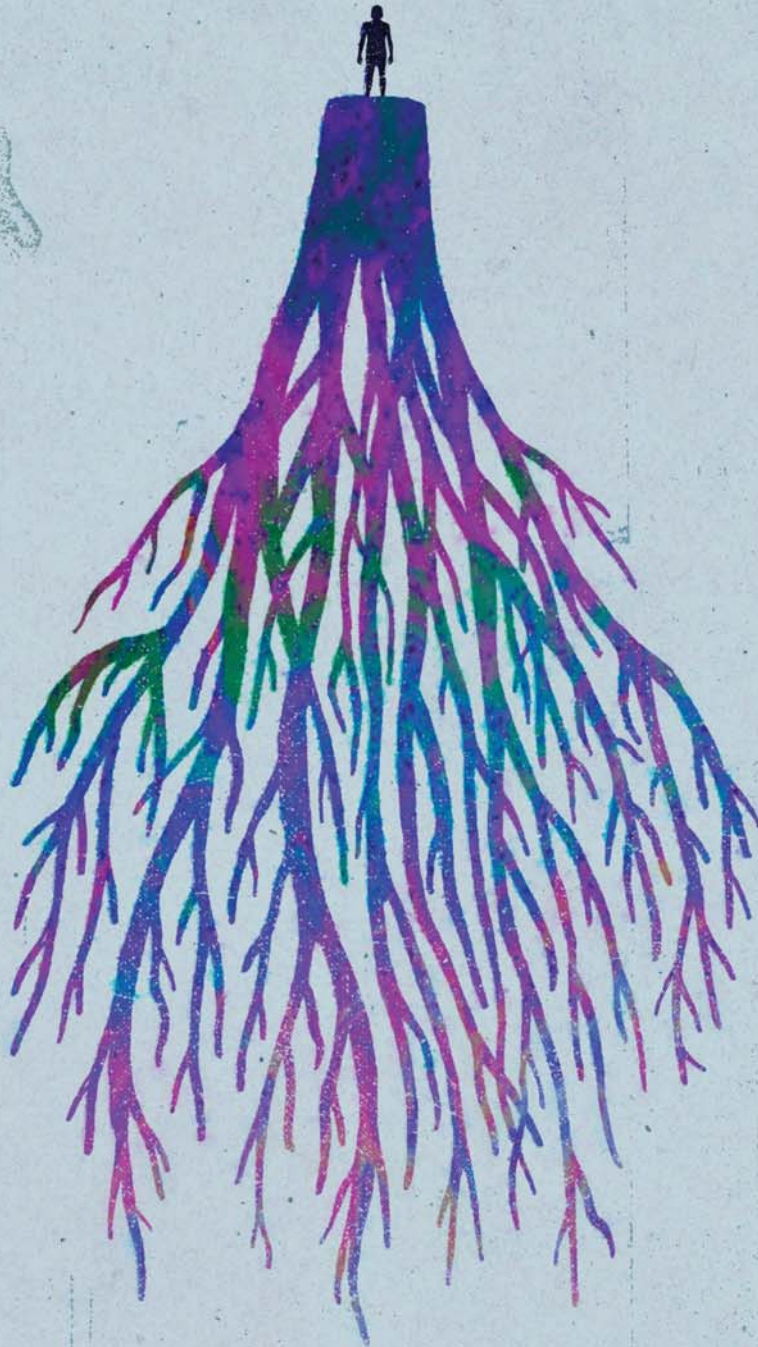
口述由 Steve Almond 整理

你是否也想為和平盡一份心力？快前往 [rotarianactiongroupforpeace.org](http://rotarianactiongroupforpeace.org)，加入「扶輪社員和平方動團體」(Rotarian Action Group for Peace)。



# 與薩滿巫師一同成長

Elohim Monard，2014-16 年杜克大學及北卡大學  
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



我在 1982 年出生於秘魯帕卡爾普 (Pucallpa) 市。當時那還是個小鎮，但如同秘魯各地的重要城市，它在過去 20 年也歷經了一段非常快速的發展。在我成長過程中，它一直是個美麗的地方。亞馬遜河主要支流之一的烏卡亞利河 (Ucayali River)，離我家只有兩條街的距離，那裡多的是禽鳥、自然美景和魔力。而那正是和我祖父的連結

我祖父是名滿天下的薩滿巫師 Don Agustín Rivas Vásquez，但我稱他「阿古斯丁老爹」(Papito Agustín)。他是 1933 年出生於秘魯東北部的塔姆希亞庫 (Tamshiyacu)，位於亞馬遜河流域裡。30 歲的他除了當木工，也開始作起畫來。這就是他人生的轉捩點，一切就從藝術開始。

為了尋找靈感，他開始跟著一名薩滿巫師修行，也開始喝「死藤水」(ayahuasca)。那是一種混合叢林植物調配而成的草藥水，喝了會讓人產生幻覺或幻象。在某次喝了死藤水後，他看見精美的木雕圖像，還聽見他過世的祖母叮囑他放下畫筆，改拿雕刻刀。從此，他展開了探索亞馬遜魔力的旅程，不曾停歇。

我的祖父先是開始在亞馬遜河流域採集大塊的樹根，後來就在這些樹根

上雕刻起來。那就是我最早對阿古斯丁老爹的記憶。他在帕卡爾普市區蓋了一間大房子，我們全部住在一起。我還記得他在工作室裡精心製作雕刻的身影。他的靈感都來自亞馬遜傳統的人物和地方，還有他在幻覺裡所見到的神奇事物。

我還很小的時候，我們家就搬到首都利馬，但每次放假，我總會回帕卡爾普探望阿古斯丁老爹。在祖父的引導下，我在6歲時第一次喝下死藤水。讓我回想一下我的經歷。現在在我心中留下的是一幅由音樂和色彩構成的清楚影像。當時我看見色彩、我看見音樂。那一刻至今歷歷在目，但我卻記不得那是什麼感覺。最後，是父親把我從椅子上抱到我的床上，然後我就睡著了。

之後好幾年，我繼續跟著祖父喝死藤水。他會用西班牙語或亞馬遜原住民的不同語言和方言又唱又跳，那些都是他清醒時不懂的語言。他甚至發明了一種名叫 el arco del duende（精靈的弓）的弦樂器，彈奏出的音樂會直入大腦，讓人飄飄欲仙，彷彿隨著音波飛舞。音樂的律動會帶領你走入周遭不同的世界：到過去、到未來，到不在身邊的人。

萬物的本質都是能量。這就是物理學。死藤水只是媒介，引領你感受那些漂浮在身體和靈魂四周的能量。它會去除掉那些保護你免於陷入混沌的過濾機制，包括你的感官、你的大腦認知事物的方式。當你與混沌建立起連結，你就能與這世界的點點滴滴、甚至整個宇宙產生連結。當你能毫無罣礙地掌控所有的能量，那就是究極的魔力。不過我在10年前最後一次喝下死藤水的經驗很糟，讓我留下非常可怕的感覺。我不知道今後是否還有膽量嘗試。

祖父至今仍住在亞馬遜河流域，離他的出生地不遠。走入叢林約1.5英里處就能找到他住的地方：Yushintaita，意思就是「靈魂之父」。這個聚落的木屋和小舍都是他親手搭蓋，住著來自世界各地跟隨他修行的人。他們前來尋求薩滿巫師的療癒和死藤水

所帶來的幻象。

至於我，我把和祖父共度的時光當作是一份充滿魔力又玄妙的禮物。這段經歷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讓我能以開放的心胸來面對一切，讓我體會到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它讓我放下原本可能會有的各種成見，也讓我更容易與其他文化產生共鳴。如今，它幫助我展開我的和平之旅；我現在是秘魯內政部「Barrio Seguro」（安全鄰里）計畫的技術顧問。

我覺得我仍虧欠亞馬遜河和她的子民太多太多。我需要做我從未嘗試過的事。就像我的祖父，我也需要重新尋根探源並建立連結。

口述由 Geoff Johnson 整理





# 為扶輪社歡唱，每一週一整年

Bill Booker，美國阿肯色州小岩城扶輪社 (RC Little Rock)

法蘭克·辛納屈 (Frank Sinatra) 有首歌是這樣唱的：「Without a song the day would never end/ Without a song the road would never bend/ When things go wrong, a man ain't got a friend without a song.」（人生無歌，長日漫漫／人生無歌，前路不轉／當諸事不順，人生無歌，無友共患難）

我在擔任小岩城扶輪社社長的頭一天就引了這段歌詞。我向社員們宣布，在我的任期

內，我們要榮耀音樂，因為音樂讓人生更多采多姿。我用那段歌詞開場，然後告訴他們，這世上最好的音樂只有在百老匯才找得到。當時我身穿無尾禮服，彎下腰並拿出一個魅影的面具戴上，接著開始演唱「夜之樂章」(The Music of the Night)。不是我自誇，我的表演贏得全場起立喝采。

我不確定當時有沒有社員預料到我會這樣做。我是有執照的會計師，也是殯儀社禮儀師，都是很嚴肅的工作。可是我喜歡上劇院看現場演出，尤其是音樂劇。我最愛用這種方法逃離現實、放下一切煩憂，而且一次就是幾個小時。

每個星期，我都會挑首歌一播再播，好把歌詞和旋律背得滾瓜爛熟。我會把這首歌反覆播放到我想吐為止。然後我會起身，閉上眼睛假裝正在沖澡，接著開始引吭高歌。我很羨慕那些真的靠唱歌賺錢的人。我以前唱歌偶爾會走音，但我心想：「是會有多慘？頂多是唱了被朋友笑。」我沒有風琴、鋼琴伴奏，可是有許多社員會跟著唱和。有些人真的很愛唱，還有人說：「不可以趁我不在的時候唱《安妮》(Annie)！」

我生平一大憾事，就是沒在 40 歲前看過任何百老匯的戲劇。但從 40 歲之後，我已經在紐約看了 31 部劇，總共也看了超過 100 部劇。但我對音樂劇還是情有獨鍾。我知道《歌劇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中墜落在舞台的水晶吊燈上有多少顆珠子，也數得出總共換了幾套戲服。幾乎每部音樂劇，我都知道入圍了幾次「東尼獎」(Tony Awards)、又贏得了幾座。在擔任小岩城扶輪社社長的那一年，我學到了更多有關每部音樂劇不為人知的故事，如此一來，我才能在演唱劇中歌曲為例會開場前，稍微跟社員們分享每部劇的故事。



ROTARY



但我在結婚紀念日上卻沒走百老匯風。那個星期二，我內人和我一同出席社內例會。我為她準備的驚喜，是請全體社員為她獻唱尼爾·戴門 (Neil Diamond) 的「親愛的卡洛琳」 (Sweet Caroline)。她的名字也叫 Carolyn，她也愛尼爾·戴門。她總是說那首歌是為她寫的。

即便我已經卸下社長一職，但現在人們都認為我是某方面的百老匯專家。無論他們在哪裡看到有戲劇上演，就會來問問我的意見。我判斷是否真心喜歡一部劇的標準，就是我隔天是否會想再看一次。我喜歡買連續場次的票，然後把同一部劇連看兩次。每部劇真的需要看個四、五次，才能掌握住每個細節。

我最喜歡的橋段之一，是在《悲慘世界》 (Les Miz) 的尾聲，當尚萬強 (Jean Valjean) 垂死之際，傅安婷 (Fantine) 從暗處現身，她唱著：「Take my hand, I'll lead you to salvation/ Take my love, for love is everlasting/ And remember the truth that once was spoken: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see the face of God.」（牽起我的手，讓我引領你獲得救贖／接受我的愛，因為愛是永恆／記住那句說過的真言：愛上一個人，就像看見天主的臉。）

在我的專業裡，看得見生命充滿驚喜，儘管並非總是好的驚喜。我的內人在和我第一次看完《獅子王》 (The Lion King) 後被診斷出罹癌，而那部劇如今對我而言更有意義，因為那是「癌」這個字出現在我們的人生之前，我們一起看的最後一部音樂劇。我最近剛辦完兩場葬禮，往生者都是 51 歲男性。我想說的是：活得精彩充實並且愛你所愛，真的很重要，因為活著的每一天都是一份福氣。

口述由 Vanessa Glavinskis 整理

喜歡唱歌嗎？快到 [ifrm.org](http://ifrm.org) 加入「扶輪社員國際音樂人聯誼會」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Rotarian Musicians)。

## 分享您的故事

身為扶輪社員的您如有精彩的故事，歡迎投稿本刊分享讀者。

投稿請以電郵寄至 [editor.rotapub@msa.hinet.net](mailto:editor.rotapub@msa.hinet.net)。

### 更正

2018 年 1 月號「原子彈爆炸的倖存者」 (P.14) 之作者正確姓名應為川妻二郎。

## 獎勵訂閱月刊達 100% 扶輪社折扣優惠辦法即日起開始辦理



本會為鼓勵扶輪社訂閱台灣扶輪月刊，並直接回饋全力支持月刊的扶輪社，已擬定獎勵辦法，即日起開始辦理如下：

- 一、凡訂閱「台灣扶輪」月刊達 100% 之扶輪社，訂閱費將獲 10% 折扣優惠。
- 二、如欲參加此一優惠辦法，扶輪社須按社員人數預繳六個月訂閱費，並不可臨時減少訂閱冊數。不論任何理由，中途減少訂閱冊數，概不予退款。



我們一起

# 轉化

扶輪結合全球致力於解決問題的人士，執行更多的善行：例如，D3461 在柬埔寨實施改善當地社區醫療、教育、環境衛生等公益服務計畫。

Rotary



採取行動的人